

1918

无人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年

〔美〕约翰·托兰著

无 人 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九一八年

〔美〕约翰·托兰著

石 磊 仁 译

新华书店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9.75印张 插页两页 488,000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400册

统一书号：7203·066 定价：2.10元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一部分

迈克尔行动



第一章

西线的惊雷

—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西部战线看上去很平静——自年初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但是英军司令官、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却认为，这只是德国一场大规模进攻之前的平静。他和最近被解职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自从一月以来一再发出警告，说德国的进攻迫在眉睫；他们恳求增加兵力，但是首相劳合·乔治和他的战时内阁却无意将更多的部队投入一条已经白白消耗了英国的精锐部队的战线。

相反，劳合·乔治要求在巴勒斯坦发动一场大范围的“穿插”攻势，而西部战线只要能守住就行了。他决心把英国大批后备部队留在国内，这样做的原因部分是担心发生爱尔兰反叛行动，但主要是为了阻止黑格发动损兵折将的进攻。他一向不喜欢西线，因为在那里已受到的损失太可怕了，削弱黑格的兵力会迫使他保持守势，从而可以保全许多人的生命。结果，首相和他的将领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以罗伯逊被解职而告终。到在，这场斗争所造成的罅隙只是掩饰起来了，却没有真正的弥合。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要是再发生这样一次冲突，就会给帝国带来灾难。劳合·乔治很想解除黑格的职务，只是还不敢走得那么远，因为这位元帅的妻子曾是亚历山大王后的侍女，元帅本人也深得乔治国王

的垂青。

黑格在三月十八日那天所担心的不是他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那天上午，英国地面观察人员报告说，公路上车辆行驶情况反常。他们发现了许多德国参谋人员指挥车，看到很多军官正在仔细观察休伯特·高夫将军的第五集团军的前沿阵地。

法国战地司令贝当将军和黑格一样担心，不过他确信，德国人要打击的是他的军队，而不是英国军队。八天前，德国人突然启用一套全新的密码。贝当和黑格都觉得这是大规模进攻即将来临的征兆。法国密码专家乔治·潘万上尉在一位名叫雨果·贝托尔德的纽约律师的帮助下，破译了这套密码。现在协约国密码员读起敌人前线电报来比德国密码员还要省力。但是，这些专家们对进攻将在何时何地发动，仍然只能猜测。

黑格觉得，事情已很明显：他将是进攻的目标。法国人自从一九一七年发动那场倒霉的春季攻势以来至今没有恢复元气。黑格推想，象鲁登道夫这样一位杰出的将领，一定会打击敌人的最强点，而不是最弱点。

黑格最担心的是阿拉斯，那是他的整个防御系统的基石，要是德国人在这里取得突破，那他们就会把他的战线一分为二，并分两路向沿海地区突进。北翼的伊普尔地区也使他忧虑，因为这也是通往英吉利海峡港口——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的门户。这些地方不仅对于保障供给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一旦发生总崩溃，对于撤回英国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位元帅共有步兵师和骑兵师六十二个，坚守着一条一百二十六英里的战线。在黑格的五个集团军中，高夫的第五集团军坚守的战线最长，有四十二英里，可是用以守卫这条战线的兵力却最少。但是，尽管他一再要求增加兵力，却总是遭到拒绝。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兵力不够用的缘故。黑格觉得，他不

能从更为重要的阿拉斯地区抽调部队。不仅如此，高夫的右翼紧挨着法国军队，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可以向他们求援。由于对各自的上司都不放心，黑格和贝当两人已在私下商定：一旦一方遭到进攻，另一方就立即救援。

英国战线的长期干旱天气在三月十九日这天结束了。小雨时断时续地地下了一整天。阴霾密布的天空使得空中侦察活动无法进行。当时，黑格正陪着从英国来的客人进午餐，精力充沛的军火大臣温斯顿·邱吉尔便是客人中的一个。他透露，他得到战时内阁的批准，正在制造四千辆坦克。

宴罢，黑格的参谋长赫伯特·劳伦斯将军带来了根据对俘虏的盘问结果整理出来的报告。报告表明，敌人很可能打算在次日或第三天，即二十一日，发动进攻。黑格感到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各炮连已得到供这场战斗使用的弹药，共一千二百发，其中包括三百发毒气弹。前线一带已集结了大批空军部队，但在战斗打响之前，他们处于就绪状态。

高夫虽然也认为已准备好了，但却对兵员的不足深感忧虑。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预料，明天晚上会开始进行炮击，连续轰击六至八个小时，然后，星期四，二十一日，德国步兵便会开来……大家的情绪都很镇静，而且信心十足。一切均已准备就绪。”高夫那一年四十七岁，是黑格的陆军指挥官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身材矮小，妻长脸庞，以本土军人所具有的坚毅勇敢而著称。他同部下的关系极好。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了解堑壕生活之艰苦的指挥官。

第二伦敦团的格雷少校发现那天晚上“宁静得出奇，午夜之前的那几个小时万籁俱寂，几乎听不到战争中常有的那种嘈杂的声音。田野里充满即将到来的春天的甜美而富有活力的气息；清新宜人的空气里洋溢着树木的香味；微风从那些还没有吐翠的树

枝间轻轻吹过；在离战线稍远一点的地方，只有那在树梢上方闪亮又熄灭的信号弹能使人们消除这浓重的夜幕造成的这样一种错觉：和平已经回到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了。然而，总的来说，还是存在即将发生灾难的征兆。”

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炮兵军官赫伯特·阿斯奎斯——他的父亲以前曾任首相，现在是反对党领袖——在他的观察哨所也发现气氛宁静得有些异常：“……使人想到流血的只有被一位步兵开枪打死并从无人地带的边缘带回来的一只兔子。在德国的战线上和战线后面，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但是，他猜得到，在远处的平静景色之中，十之八九隐蔽着一支具有压倒威力的炮兵部队。阿斯奎斯把炮手们集合起来，让他们准备好防毒手套，并为他们的防毒面具的护目镜涂上防止镜片模糊的药剂。

黑格在他的设在蒙特勒伊的司令部里写给他妻子的信上说：“敌人眼下造成的威胁相当大，面此，我想我最好推迟一个里期回去看你。”他对于不得不推迟探望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四天前出生的儿子感到很失望，“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这样做是对的。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只是担心敌人会发动进攻。假如他们真的在星期六发起进攻，而我却回英国去了，那是会有人说闲话的！”他希望她能象在这场战争中多次做到的那样，“表现出那种堪称楷模的、使我为你感到自豪的忍耐力和履行自己职责的决心。”他在信的末尾写道，他收到了大量的贺信——“有许多是与我素不相识的穷人写来的。想到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么多人关心我们三个人，为我们祈祷，这使人感到多么幸福啊！”

此刻，薄雾笼罩着第五集团军和在它北边的第三集团军。雾霭缭绕之中，虽然听不清声响，但却平添了几分不安的感觉。晚上九时左右，英国第六十一师的偷袭小队从无人地带抓回来十三名俘虏。

其中有几个人很痛快地对盘问人员讲出了真情。原来，德国方面要在清晨四时四十分开始预备性炮击，步兵将在上午九时三十分左右开到。这些俘虏的情绪显然很紧张。他们要求尽快把他们遣送到后方去。这一情报传达到炮兵部队，于是，就象原先计划和训练的那样，赶紧把许多炮连开到了不同的射击阵地。

阿斯奎斯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还接到了销毁所有秘密文件的命令。他和他的上尉在地下掩蔽部的角落里用樱桃树枝生起一堆火，把司令部发下来的大量文件都放在上面烧了。

“不值勤的人全都躺下来睡觉，‘不过，我们大家都毫不怀疑，’高夫回忆说，‘等不到早晨，我们就会被激战的隆隆炮声唤醒。’”

德国军队在缓慢地向前线开拔，那队伍似乎没有尽头，辎重队和卡车夹在其中。“整夜没有休息，”飞行员鲁道夫·施塔克回忆说，“车声隆隆，人如潮涌，一派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景象。”在皮卡迪的各村庄里，德国士兵无视上方严厉的命令，边行军边唱着凯旋曲。

一个新成立的师的副官鲁道夫·宾丁中尉在一封信中解释了他之所以两个星期没有写信的原因。(注)“到明天就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了，因为到那时将会是一片混乱……当然，我知道我不能完全连过那个正在无情逼近的日子。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件大事。艾斯基卢斯说过，一场悲剧应当激起希望与恐惧，但是，此刻在这里，一场悲剧即将上演，幕布还没拉开，就已经唤起上述两种心理了。‘这将是一场类似希腊悲剧的悲剧，一种完全是由人决定、由人

(注) 宾丁在战后成了德国一位重要的作家。他把前线表现出的美德加以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有助于阿道夫·希特勒上台的心理气氛。

造成的命运即将降临在负有责任的人的头上。……

“我们尽可能轻装出发。一切不必要的物件全都不得携带，我们也全都心甘情愿地把它丢掉，因为最后的希望使我们情绪高昂，斗志旺盛。组织工作搞得确实很好，但是，要保守秘密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布鲁塞尔，每个孩童都知道，三月二十一日将开始进攻。”

二

在二月末，伦敦战时内阁对于敌人是否会在西线发起进攻曾表示怀疑，尽管它接到了两份令人不安的报告：一份是皇家陆军航空队的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即将在圣昆廷附近发起大规模进攻；另一份是克莱孟梭的报告，说缴获的德国文件表明，三月十日很可能是敌人发起进攻的日子，因为有人听到威廉皇储说，他三月二十日将到加来，四月十五日将到巴黎。在接到这两份报告的几天之后，作战部长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少将又提出一份报告。他当面报告内阁，德军将在三月中旬之前作好准备，进攻的目标大概是莫军的战线。“他们仍然相信会对意大利发起进攻，”莫里斯在日记中讥讽地指出，“因为没有听到多大的风声。”

黑格是毫不怀疑的。三月二日那天，天气十分寒冷。他要求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尽快做好迎接敌人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前不久，他视察了自己的三个集团军，视察中看到的情况使他很高兴。他“只是担心敌人发现我们的战线太牢固，以致他们不大愿意把军队投入这场几乎肯定会遭到惨重损失的进攻”。

翌日，黑格听说，敌人现在在西线有一百八十二个师。他在日记中写的这样一段话的下面划了横线：“部队的调动和俘虏的口

供，全都表明一场大规模进攻一定会在本月内发生。”

在伦敦，莫里斯少将同意黑格的想法，即认为敌人大概会很快对康布雷战线发起进攻。三月四日，他对新任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将军说，他认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威尔逊回答说，他觉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进攻的目标不大可能是康布雷—圣昆廷一线，因为那里是一片荒芜，又有一条索姆河挡路。当天晚上，莫里斯写道：“我有证据证明敌人在做这样的准备——法军和我军的接合部历来是德军中意的目标，而且，那是通向巴黎的道路。”第二天上午，他的不断警告到底对战对内阁发生了一些效果。尽管劳合·乔治还有些怀疑，但内阁成员们——莫里斯幽默地写道——“终于开始认为对我们的进攻是可能的了”。

伦敦的醒悟在陆军部也有所反映。陆军大臣德比勋爵那天写信给黑格说：

现在看来，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你的战线以及高夫指挥的那一段战线发起进攻。你知道我对那位军官的看法（三个月前，他曾提醒黑格说，伦敦有许多人把一九一七年在伊普尔的失败归咎于高夫）。虽然我本人并不了解他的作战能力，但是军政各方面都一直在迫使我相信，他得不到他所指挥的军队的信任。在目前这样危急的时刻，对一名指挥官存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相信，首相也已对你谈过这个问题……如果恰好你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疑虑的话，我希望这道不明确的命令……能为你提供方便，使你可以做得容易一些，如果你希望作一下变动的話……

黑格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关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得不到部